

去年的大雪

大雪纷飞中一年将尽。白色的雪花勾勒了树叶的淙淙，草地的茸茸，阳台的寂寞，紧闭窗子的适意，掩盖了一年的委屈与欢快，不快与惊喜，惊痛与爱意，伤害与开怀，郁结与宁和，暴躁与甜蜜。这样的黄昏，总是不免要瞻前顾后地想一想自己，大雪渐渐覆盖了熟悉的景色，将它变成新的，宛如心中藏着的初心那样新鲜。

大雪总有一种魔力，将世界上熟悉的痕迹抹去，让这世界好像刚去过神父的小屋子告解了的人一样新鲜，而且欢欣。罪恶被告解洗净了，一切都得到原谅。大雪原谅了所有污秽的痕迹，这是自然给眼睛和心情带来的仁慈吧。

看大雪纷飞，覆盖，看世界变白，喝一杯温水，水中什么也不放，让胃洗干净，让自己如雪中的世界。

(作者：陈丹燕，转自《新民晚报》)

城市脆弱如一朵花

新年一开始，极地涡旋袭击北美，低温来到零下27℃，风寒指数甚至冷至零下40℃，班机取消，路面结冰，一辈子住城市的人们只从电视屏幕看过北极熊的优美身姿，这下懂得什么叫极地气候的滋味了。

城市予人物质成就的自信，以为生活坚实，无坚能摧。环顾周围，尽是钢筋水泥，摩天大厦和高速公路仿佛地久天长，城市人终日担忧塞车，汲汲金钱，觉得自己遭小人暗算的机运高过遭洪水没顶的可能。然而，大自然仍未挡在城门外，随时都能长驱直入城市人谨小慎微的安全日子。

当卡崔娜(Katrina)风灾发生，纽奥良城半毁；仙蒂(Sandy)飓风摧毁曼哈顿下城，震撼不下于双塔倒塌之时。冰岛火山爆发，灰霾笼罩欧洲，造成空中交通瘫痪，进而影响经济秩序。前年一场特大暴雨吓坏了北京，本来担心沙漠化的北京顿成水乡泽国，地铁站出现湍急瀑布，环道速成一条条河流。就算新颖璀璨的新加坡，两年前也没能预料相当于纽约第五大道的乌节路竟会在两小时暴雨之后瞬间变汪洋，下水道部分遭垃圾堵住而无法迅速排洪。

就像2011年3月11号，东京人难以置信一夕之间面临弃城的决定。东京当日挺过震级规模九级的世纪大地震，全体建筑安然无损，380公里外的福岛核厂却传来爆炸。东京人抬头，满眼睛空，看似洁净无邪，不能确定是否布满辐射污染。电视屏幕上，海水倒灌，官城县的南三陆町原本有楼有桥，停满车辆和船只，转眼遭水吞噬。等潮退之后，已然夷城，光秃秃一片。

城市文明向来脆弱。纵使当下满城繁华，橱窗闪烁，街道熙攘，关于城市一夕崩毁的寓言却一再成真。事实上，人类时常预测城市的末日，各种文学意象、戏剧想象甚至漫画情节，都带着憎恶的口吻，描绘城市的腐败堕落，罪恶之渊薮，集众家邪恶于一身，活该毁城。旧约圣经就让上帝派遣天使，毁了索多玛与蛾摩拉，控诉这两座城市罪恶深重，因为人人粮食饱足，大享安逸，且心骄气傲，丧失同情心。

这些末日毁灭，浓缩了关于城市罪愆的刻板形象，同时诚实反映了人类纵使住进城市这座人工钢堡，过着丰衣美食的日子，依然深深明白各种生命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在这个世上，均脆弱不堪，越丰美越无法长久，就像盛开的花朵迟早会凋谢，纵使灯火辉煌的幻象暂时掩盖了，夜色阴影中依然可见死亡的恫吓不断跳动。城市的肉身一样会遭死亡啃噬，并不会不朽。

(作者：胡晴舫，转自《南方都市报》)



那样两所大学，又何必为区区录取分而愤愤不平呢？近几十年来，主管教育者大都在教育本身之外玩花活，一会儿走向市场了，一会儿什么“工程”，一会儿又搞高校大合并，唯独不见把力气放在师资、学术、学风的养成与发展上。

长此以往，中国的大学，除了其规模之大，人员之杂，恐怕别无所长了。那时，上什么大学已无关紧要。这也许也是一种可悲的平等。

(作者：陈四益，漫画：黄永厚，转自《读书》)

五代人的假期故事

又一个寒假到来，中小学生如何度过假期？调查发现，怎样度过假期，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选择，还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

曾有人这样形容不同时代人对假期的看法：

50后：“收稻谷、喂鸭子，忙。”

60后：“我几乎都是在农田里度过的。”

70后：“那时候大家一起烤地瓜，就我的没熟。”

80后：“山上的果子酸酸甜甜的，又可以大吃一顿了。”

90后：“我期末成绩不错，爸妈奖励我到昆明旅游。”

00后：“今天我要上奥数班，明天要去书法班，周末还有舞蹈培训……”

60后：

来不及计划的暑假

小辉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江苏人，在她的记忆里，假期等同于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疯玩”，甚至没有什么规划。

“村里每周有三次露天电影，每家每户都有两三个孩子，到了假期，满村子都是呼朋唤友的喧闹声。小伙伴们一起爬树摘果子，下河塘抓鱼虾，好不热闹。”

“整个小学和中学阶段，寒暑假总觉得日子过得很快，来不及计划什么。”

可悲的平等

社会上对大学招生啧有烦言。其中一条是为什么北大、复旦这些名校，对外地考生和本地考生录取分数线大有差别？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外地考生录取线要高于当地学生十几分乃至几十分，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全国的考生都要盯着这么几所高校呢？因为名气大？可这名气大抵是靠先前的老本儿。现在如何？

北大如何，我不便置喙；至于复旦，虽为母校，离开几十年，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不过我知道1949年前，复旦在上海的高校中并非佼佼者。直到后来院系调整，沪、苏、浙等地许多名师汇集于复旦，这才在全国崭露头角。至于现在，随着两代名师的离去，无论复旦抑或北大，内囊也都渐渐尽上来了。一位当今复旦的名教授极而言之：复旦、北大也快变成“野鸡大学”了。虽然有些夸张，但争着进这样的名校，了无趣意。

香港，弹丸之地，但那里的科技大学和中文大学不是让国内学子宁可放弃北大、复旦而奔向那里吗？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地域不为不广，财力许多也不为不足，不说全部，能有二分之一也办起

70后：

无所事事的自由

70后的小秦从小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跟60后的小辉相似，儿时的小秦从不感到孤单。从小学到中学，小秦的同学、朋友家都离得不远，玩伴特别多。

出生在城市的小秦说，那时候父母都要工作，假期没有时间看管孩子，都是放养式。顶多就是督促孩子：假期要结束了，老师让练习的字写了没？但城里的孩子毕竟没有太多冒险经历，顶多就是在小弄堂里踢足球。

80后：

兴趣班，从兴趣开始

上世纪80年代起，社会对教育问题开始关注，各种假期兴趣班开始兴起。1983年出生在福州的小苏对此印象深刻：“那时奥数班、写作班开始出现了，但父母没有逼我上，只是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在家至少练一张毛笔字。”同为80后的小彤也有同感，她说，儿时自己学过的兴趣班很多：美术班、演讲班、小主持人班，等等。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很有意思。

小苏回忆说，“为了鼓励我，爸爸答应只要我写一张字就会给一块钱的奖励，这成了我在暑假里零花钱的主要来源。”

90后：

除了补习班就是“宅”

90后的小陈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宅男”。假期里，大部分时间被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占据。即使不学习的时间，也是在家里玩玩游戏或是看看书，几乎足不出户。

小陈的暑假被清晰地分割为两个部分：初中之前，在老家福建的一个村庄度过。假期里，三五好友经常上山放牛、砍柴、抓蝉、游泳……初中后跟随父母迁移到上海，高中以后，但凡假期，就少不了与补习相伴。

00后：

假期怎么过家长说了算

每天都在赶作业，还要准备一场钢琴比赛，接下来还有一个英语训练活动和一场钢琴表演……虽然只有三年级，但父母早就把圆圆的假期排得满满当当。唯一让圆圆期待的是去南宁姥姥家过年，终于有一点可以喘息的时间。

为了练琴，圆圆放弃了自己喜欢的绘画，因为父母觉得，相比绘画，钢琴对圆圆的成长更有帮助。曾有几次父母想带着圆圆去旅行，结果都是因为严格的钢琴教师没有批准而泡汤。

(作者：张鹏，转自《文汇报》，有删节)

“马上有钱”

到底有没有“互联网思维”这种东西？有一个例子使我相信，网络时代出现的很多现象，需要我们换一种思维来看待和理解。

这个例子是，有人拿一只绒布的玩具小马，在它背上放一张百元大钞，拍成照片，寓意“马上有钱”。图片传到网上，一炮而红，超过二百万网友喜爱它、议论它、传播它。

借助于汉字的象形联想，把马的图形跟钱的图形联系起来，这就是“连接性”。而互联网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能连接的都要连接，目测不能连接的，创造条件也要连接。以前想不到的连接，现在变成创意。创意成功的标志，就是给本来普通的事物赋予价值，点石成金，带来收益——据说，玩具小马卖火了。

“马上有钱”最有趣的地方，是把中国生肖玩具弄成了新年礼物。还不仅如此，“马上有钱”引发了广泛的接力创意，“马上有饭碗”、“马上有对象”、“马上有一切”鱼贯而来，蔚为大观，生趣盎然。“马上有钱”的创造者，未必能想出“马上有对象”。但不要紧，初始创意启发了后来者，别人会接着创造，这是意义更加重大的连接性。

因此，我来概括的话，所谓“互联网思维”，核心一定是寻求并实现连接性。表现出来的，可以是创意连接，可以是跨文化连接，更重要的是参与性连接。

当连接性创造出一种游戏或表演时，人们乐于接受并参与。里皮、孔卡等人身怀绝技“连接”到恒大足球，创造了一场盛大演出，

创造了收益很高的大型游戏。以前讲市场经济的基本假定是“经济人”或“理性人”，而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信息经济则不同，它的基本假定是“游戏人”。“游戏人”强调个体平等基础上的多元创意，同时强调通过连接而形成的集体合作，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想想扎克伯格，他不好好念书，就想着怎么找个方法便干泡妞，结果就有了“脸书”与新经济，他就是“游戏人”之典范。

可是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不知道。或许唯一的用处是，激发我们改变思维方式，从不可思议处建立新的连接，创造出新的意义、新的价值以及新的游戏。

(作者：郭巍青，转自《南都周刊》，有删节)